

最後的敘述

關於體育，還想說下去麼？想，想說的原是極多，種種矛盾尚未挖掘。而連日來，中國廣州天河體育中心的大賽熱浪每晚都從電視裡向我噴撲而來，頗使我躊躇。猛丁想到，打開一扇陳年封堵的窗子已近狂妄，還想折騰哪門？肯定我遭到痛斥的時刻為期不遠了。所以就此打住。七十年前歐洲老牌哲學家維特根斯坦對我們啟示過的：「一個人對於不能說的事情，就應當沉默。」

但是，有一點是必須講講清楚的：關於我所報告的這一切，中國體育界並不應該負什麼太大的責任，廣大體育工作者幾十年來的苦悶太多了，他們渴望得到人民的充分的理解。遙想當年，中原大饑饉，餓殍遍地，民不聊生，那怨誰？僅僅是河南省委的責任嗎？農業學大寨，萬里千擔一畝田，又怨誰？農業部嗎？一夜之間就要產生萬首好詩，不也是我們幹的花哨事兒？怨文化部抑或是作家協會？目下一說搞精神文明建設，各地的重點往往是突擊搞搞衛生以應付檢查；搞產品也是這樣，集中優勢兵力擺出一兩件樣品來，就算填補了一項空白；黨內生活亦不正常，說要整頓紀律了，趕緊每天開會讀報紙，就算過關；「文化大革命」，萬里山河一片紅。惟恐落後，造聲勢，大轟隆，圖表面，浮誇風，一畝地收不上多少糧就把其他地裡的糧食集中到這畝來，剛建成的水庫沒長魚，就把別的河裡的大魚撈來拴在石頭上沉放在水庫邊上，等參觀團一到爭著跳下去拽上來，以示建造水庫優越性……哪件事兒不是咱們自家幹的？怨誰呢？而今體育界的整個套勢，又是哪個人能負得起這個責任，能改變得了？問題不在他們那裡。

震撼大陸的十大憾書

**強**

**國**

**夢**

透視大陸體育界的內幕

有版權 禁轉載  
作者 趙瑜

好大喜功，弄虛作假，這頑症一日不根除，中國一日不安寧。

就廣大體育工作者自身而言，我深愛他們。自夏日採訪以來，一種孤獨的心緒總難排遣。我深切地懷戀著往昔征戰賽場的歲月。體育啣體育，你給人意志、體魄、自信和勇敢，你教會我從分析一道菜的營養到思考整個中國，怎能不懷戀你？可是，你又讓多少同胞，為你操心，為你煩惱，跟你受折磨！引無數英雄競折腰呢！

今晨黎明時候，我從寫字枱前收攤兒了。我背起那支用了好幾年的「健衛八型」運動步槍，走出公寓又走向不遠處的郊野。北方初冬的荒野很開闊，踏著秋莊稼的殘骸前行，腳下一片嘩啦啦地響。朝著每天太陽升起的地方，太行山的峰巒，我駐步在冰霜裡。

我早晨就喜歡這樣，一邊撫摸著光滑的槍體，一

邊在寂寥的曠野間瞭望，等待著太陽的湧出。稍感一些疲憊，情緒還停留在稿子裡。

太陽像往常那樣出現，今天我覺得它比往日上升得更肅穆。我從衣袋裡摸出了五粒子彈，一發一發地裝入梭子，然後將梭子鄭重地推入槍體，拉一下栓，頂好子彈。這種帶梭子的口徑槍在七十年代曾是中國射擊場上的主力。

我的一條腿跪在了收盡莊稼的土地上，把槍抱在懷裡，槍口指向映滿了朝霞的天空，這是我獵鷹時的習慣姿勢。四周有一層薄霧，太陽的光和熱正在將它們驅散。我右手握好了握把，食指緩緩地勾穩了有些發涼的扳機，深情地遙望著噴薄騰升的太陽，平靜地將子彈逐一射向我頭上的遠空。

那時我淚眼朦朧。

一九八七年初冬於上黨寫畢  
一九八八年元旦在北京修改



這，看能只人份部大，與參人的有？方向向走，走▲  
(刊畫育體自取祥嘉蘇) ？育體子門那是